

冷
血

In Cold Blood

[美] 杜鲁门·卡波特 著 张贺 译

In Cold Blood

冷血

In Cold Blood

〔美〕杜鲁门·卡波特 著
张贺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血 / [美] 卡波特著; 张贺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6.11

ISBN 7-5442-3494-0

I. 冷… II. ①卡… ②张…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386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4-8

In Cold Blood by Truman Capote

Copyright © 1965 by Truman Capot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ó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LENGXUE

冷 血

作 者	[美] 杜鲁门·卡波特
译 者	张 贺
特邀编辑	薛 乾
责任编辑	翟明明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 山
内文制作	王小燕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层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76 千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3494-0
定 价	28.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69
第三章	143
第四章	229

第一章



霍尔科姆村坐落于堪萨斯州西部地势较高、种植小麦的平原上，是一个偏僻的地方，被其他堪萨斯人称为“那边”。这里距科罗拉多州东部边界约七十英里，天空湛蓝，空气清澈而干燥，具有比美国其他中西部地区更加鲜明的西部氛围。当地人操着北美大草原的土语，农场主们说话时带有浓重的鼻音；男人大都穿窄边裤，戴斯泰森毡帽，穿尖头长统皮靴。这里土地平坦，视野极其开阔；旅行者远远地就可以看见马群、牛群和像希腊神庙一样优雅耸立着的白色谷仓。

霍尔科姆村也可以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不过，这里没有什么景致，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建筑。圣达菲铁路的主干线从中间经过，将小村一分为二。这个毫无规划的小村庄的南部流淌着棕褐色的阿肯色河，北面是第五十号公路，东西两侧是牧场和麦田。这里的街道没有名字，没有遮拦，没有铺柏油，每当下过雨雪之后，厚厚的尘土就会变成肮脏的烂泥。在小镇的一端有一座荒凉陈旧的水泥建筑，屋顶上立着一块灯光标志牌，上面写着“舞厅”二字，但是舞会早已停办，标志牌也有好几年没亮过了。附近还有一幢建筑，用金箔薄片做成的招牌——霍尔科姆银行，安装在一块脏兮兮的玻璃窗上，但招牌和银行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早在1933年霍尔科姆银行就已倒闭，以前的账房改成了公寓。这里是镇上仅有的两座“公寓”之一，另一处公寓房子摇摇欲坠，因为当地学校很多教师住在那里，所以被称为“教师公寓”。但是霍尔科姆大部分住宅都是一层的木结构房子，前门带有门廊。

靠近火车站的南边，有一所破败不堪的邮局。邮局的女负责人面容憔悴，穿着生牛皮夹克、牛仔裤和牛仔皮靴。火车站的黄绿色油漆正在剥落，车站本身也显得同样凄凉。奇夫、高级奇夫、厄尔·卡皮坦等著名的快车天天从这里经过，但从不在这儿停留。除了偶尔有一辆货车停靠外，所有的客车都不会停在这里。公路上有两处加油站，其中一处兼做食品杂货店，但货源奇缺，另一

处附设咖啡馆——哈特曼咖啡馆，老板娘哈特曼太太卖三明治、咖啡、软饮料以及三点二度的啤酒（像堪萨斯州其他地方一样，霍尔科姆也是“禁酒”的）。

除非你把霍尔科姆学校包括进去，否则这些实际就是霍尔科姆村的全部了。这所设施十分漂亮的学校揭示了小村破败表象下真实的经济状况：总的来说，家长们还是富裕的，他们把子女送进这所现代化的、配有能干教师的“合并公立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学生通常约有三百六十名，最远的住在十六英里之外，由车队负责接送。农场工人们大部分都在野外干活，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有德国人、爱尔兰人、挪威人、墨西哥人和日本人。他们饲养牛羊，种植小麦、高粱、草籽和甜菜。当农民总要靠天吃饭，但是在西堪萨斯地区，农民们却认为自己是“天生的赌徒”，因为他们必须和极少的降雨量（年均降雨量为十八英寸）以及令人苦恼的灌溉问题作斗争。不过，过去的七年，老天很仁慈，一直风调雨顺。霍尔科姆村归属的芬尼县的农牧场工人们日子过得很不错。他们不单靠农业，也靠开采当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挣钱。崭新的学校、农舍里舒适的布置、高高鼓鼓的谷仓无一不反映了他们的收入。

在1959年11月中旬的某天早晨之前，很少有美国人——实际上，就连堪萨斯人也很少——听说过霍尔科姆这个地方。像河里的水、公路上驾驶汽车的人、圣达非铁路上疾驰而过的黄色火车毫不注意这块地方一样，这里从未发生过任何富有戏剧性的意外事件。二百七十名村民满足于现状，安于平静的生活：工作、打猎、看电视、参加学校的社交活动、在教堂里练习唱诗、出席4-H^①俱乐部的会议。但到了11月那个星期天的凌晨，某种外来的声音冲击着霍尔科姆正常的夜间噪音：郊狼歇斯底里的嚎叫、风滚草的折断声、火车头全速前进或后退时发出的呼啸声。当时，霍尔科姆正沉浸在睡乡之

① 4-H：代表 Head（头）、Heart（心）、Hand（手）、Health（健康）。该组织的宗旨是帮助那些在乡村生活的人，特别是儿童，帮助发展实际能力，培养道德人格。

中，谁也没听见四声猎枪的开火声，结果有四个人丧生。在此之前，村民们彼此之间谁也不用去提防谁，很少有人不怕麻烦地锁上自家大门。但是打这以后，村民们发现古怪的念头一而再、再而三地捉弄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在许多老邻居之间点燃了不信任的火花，使他们像陌生人一样奇怪地打量着对方。

四十八岁的河谷农场主赫伯特·威廉·克拉特最近因为参加人寿保险的缘故，刚刚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得知自己的健康正处于最佳状态。他戴着无框眼镜，不到五英尺十英寸的中等身材，但克拉特先生却很有男人气概。他肩膀宽阔，头发乌黑，下巴方方正正的，一张自信的面孔充满了健康的朝气。他的牙齿完好无缺，结实得可以咬碎核桃；体重和当年从堪萨斯州大学毕业时一样，还是一百五十四磅，他在大学里主修农业。与住在附近的泰勒·琼斯先生相比，克拉特不算是霍尔科姆最富有的人。但是，他是整个社区最著名的居民，在当地以及附近的加登城^①地位显赫。他是县建筑委员会的负责人，主持修建了新近完工的第一卫理公会教堂，那是一所耗资八十万元的大建筑。他最近还当上了堪萨斯州农业组织联合会的主席，他的名字不仅在中西部的农场经营者中为人称道，而且在华盛顿的某些办事处里也受到广泛尊敬。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他一直是联邦农场信贷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克拉特先生确信他所希望从这个世界上获得的东西大部分已经得到了。他的左手曾被农业机械的某个部件弄伤过，在残存的那只手指上戴着一枚普通的金戒指，这是他婚姻的象征：二十五年前，他与自己心爱之人缔结良缘。她是他一位大学同窗的妹妹，是一位羞涩、虔诚、优雅的女人，名字叫邦妮·福克斯，比他小三岁。邦妮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大女儿伊芙安娜已经出嫁，生了一个儿子，现在有十个月大了。她住在伊利诺伊州北

① 加登城归属于芬尼县，为芬尼县县治所在地。

部，但是经常回霍尔科姆的娘家。两个星期之后她和她一家人将回到霍尔科姆，因为她的父母打算举办一个盛大的克拉特家族感恩节聚会（这起源于德国，首批克拉特家族的移民，那时这名字或许拼做克洛特，于1880年抵达这里）。五十多个亲属接到了邀请，远在佛罗里达州的帕拉塔卡的几位亲属也要赶来。二女儿贝弗里没有住在河谷农场，她已去堪萨斯城学习护士专业，和一位学习生物学的年轻学生订了婚，她父亲很欣赏这个小伙子。婚礼定于圣诞节时举办，请柬都印好了。家中留下了比克拉特先生还高的十五岁的儿子凯尼恩，以及比凯尼恩大一岁的姐姐南希，她是全镇人的宠儿。

说到克拉特先生的家庭，有件事令他很不安——他妻子的健康。她有点儿“神经质”，这是和她关系密切的人委婉的说法。“可怜的邦妮正在受折磨”，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人们都知道近五六年来她是个时好时坏的精神病患者。然而阳光最近照在了这个阴暗的地方，邦妮的病有了治愈的希望。位于威奇托城的韦斯利医疗中心是邦妮常去的地方，上个星期三，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后，克拉特太太回到家中时给她丈夫带来了令人震惊的好消息。她高兴地告诉克拉特，医生最终确诊了，她痛苦的根源不在脑子里，而在脊柱上——她的病是肉体上的，是一块脊椎骨错位造成的。当然，她必须动一次手术，手术完了她就会再次成为以前的自己。难道紧张、离群索居、锁上门躲在枕头里哭泣，这一切都是一块脊椎骨引起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克拉特先生在感恩节餐桌上致辞时，真的应该作一番感恩祷告了。

通常，克拉特先生的早晨从六点半开始，牛奶桶的咣当声和男孩们的窃窃私语声总在这时把他吵醒。两个男孩是他的一个名叫维克·伊尔斯克的雇工的儿子，牛奶就是他俩送来的。但是，今天克拉特先生没有起床，任凭伊尔斯克的儿子进来并离去。这是因为昨天晚上，也就是十三号，星期五那天，他太累了，虽然部分原因是兴奋所致。昔日的邦妮复活了，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仿佛为了预告她即将恢复常态，重获活力，邦妮涂上了口红，不怕麻烦地修饰头发，穿上新衣服，陪他去霍尔科姆学校。学生们正在

演《汤姆·索亚历险记》，南希在剧中扮演贝基·撒切尔。观众对演出报以掌声。看到邦妮出现在公众场合，克拉特感到非常高兴，虽然很紧张，但他面带笑容，与人谈话。夫妻俩都为南希感到骄傲。她演得太好了，台词背得滚瓜烂熟，正如他在后台向她表示祝贺时说的那样，南希看起来“美极了，宝贝，你是一个真正的南方美人儿”。南希的举止的确是个南方美人，她穿着带花边的裙子，一边行着屈膝礼，一边问他可不可以开车去加登城。那里的剧院在不吉利的星期五，也就是十三号那天的八点要上演一出“幽灵电影”，她所有的朋友都去。要是在别的情况下，克拉特先生早就拒绝了。他定的规矩就是法律，其中一条是：南希，包括凯尼恩，必须在夜里十点之前回家，只有周六可以延长到十二点。但是受那天晚上亲切氛围的影响，他同意了南希的请求。南希几乎到凌晨两点才回到家里。他听见南希进来了便把她叫过来，他并不是那种习惯于提高嗓门说话的男人，只不过有些简单的事必须跟南希说说，回家晚点儿倒没什么，要紧的是那位开车送她回来的年轻人，一个叫博比·鲁普的学校篮球健将。

克拉特先生是喜欢博比的，认为他虽然只有十七岁，但却非常可靠，颇有绅士风度。三年来，尽管南希获准可以“约会”，但像她这样一个俊俏而惹人喜爱的姑娘竟从未和别人出去过。克拉特先生明白，结成情侣，“与异性约会出游”和“戴订婚戒指”，目前已成为全国性的青春期风俗，但对此他表示反对。特别是不久前有一次偶然撞见女儿正在和博比接吻，打那以后他曾暗示南希，别和“博比见面太频繁了”，劝告她从现在开始就慢慢冷下来，总比日后突然分手要少伤点儿感情。他提醒南希，分手是必然的。鲁普家信奉的是天主教，而克拉特一家人都是卫理公会教徒，这个现实本身就足以使她和这个男孩有朝一日成婚的幻想化为泡影。南希是理智的，不管怎么说，她从不争辩。此刻，在道晚安前，她向克拉特先生保证会逐渐和博比脱离关系。

这件事打破了克拉特先生通常在十一点休息的习惯。结果，第二天，

1959年11月14日星期六，当他早晨醒过来时已是七点多了。他的妻子总是睡得很晚。不过，当克拉特先生刮胡子、洗澡、穿紧绷的裤子和牛仔皮革短外套以及柔软的马靴时，他并不担心会吵醒妻子——他们不在一个卧室里睡觉。这是一幢有十四个房间的砖木结构的两层住宅，几年来，他一直单独睡在一楼的主卧室里。克拉特太太把自己的衣服放在这间主卧室的壁橱里，把为数不多的化妆品和一大堆内服药放在主卧室隔壁铺有蓝色瓷砖和玻璃砖的浴室里。她自己却郑重其事地搬进伊芙安娜以前的卧室，和南希与凯尼恩的卧室一样，也在二楼。

这幢住宅建成于1948年，花了四万美元（现在值六万元）。住宅的大部分格局都是克拉特先生自己设计的。如果他算不上著名的设计家、建筑家，至少也证明他是明智和稳重的。成排的中国榆树掩映着一条长长的、如同小巷似的车道。这座漂亮的白色住宅就位于车道的尽头，坐落在一片开阔的、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百慕大草坪上。这是一处为霍尔科姆增辉的建筑，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内部的陈设是这样的：红褐色地毯松软而富有弹性，可以减少地板的反光，也可以消除地板的噪音；一张起居室用的特大的新式长沙发盖着网状织品，与银质闪光的沙发架交相辉映；由隔板组成的早餐柜是用蓝白相间的塑料装饰的。这种家具风格正是克拉特夫妇所喜爱的，也为他们认识的绝大部分熟人所喜欢，这些家庭的布置大体与之类似。

克拉特夫妇除了雇佣一名佣人每天来帮忙做家务外，没有请别的帮手。因此，自从妻子生病、大女儿出嫁后，克拉特先生不得不自己学会做饭；他或者南希，主要是南希，要做全家的饭菜。克拉特先生愿意做家务，而且擅长此道，在堪萨斯州没有哪个女人烤的咸面包能比他的好，他做的椰子甜饼在慈善糕点的义卖中是最畅销的。不过，他自己的胃口倒不大。他和其他的农牧场主不同，颇喜欢简单的早餐。那天早晨，一只苹果，一杯牛奶对他而言已是足够了。他既不喝咖啡，也不饮茶，总是习惯于吃点儿冷的东西就开始一天的工作。实际上，他反对任何刺激性的东西，哪怕很轻微的也不行。

他不吸烟，当然也不喝酒。事实上，他从不碰任何酒精饮料，还有意识地回避饮酒者。但这并未缩小他的社交圈子，因为这个社交圈子的中心由加登城第一卫理公会教堂的成员所组成，这是一个人数达一千七百多人的组织，其中大部分人都像克拉特先生一样饮食有度。虽然他很小心地避免暴露厌恶饮酒者的观点，在他的圈子之外，他不对别人品头论足；但是在家庭内部和河谷农场雇员中，他却奉行这种观点。“你喝酒吗？”这是他对谋求干活的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使申请者说自己不喝酒，他还是会拿出一份包含某项条款的合同，这项条款是，一旦发现雇员“暗中藏酒”，整个合同就立刻作废。一位名叫林恩·拉塞尔的朋友，是位上了岁数的农场主，有一次对他说：“你毫无怜悯之心。赫伯^①，我敢发誓，要是你发现了某个雇员在饮酒，他肯定会滚蛋。你难道就不在意他一家老小可能正在挨饿吗？”这可能是克拉特先生作为雇主所受到的唯一的批评。除此之外，他是宽厚和慈爱而出名的。实际上，他给雇员的薪水十分优厚，而且还经常发奖金。为他工作的人，有时多达十八个，没有多少理由好抱怨的。

克拉特先生喝罢牛奶，戴上羊毛衬里的帽子，拿了一只苹果出门去查看早上的活计。这是一个理想的吃苹果的天气。强烈的阳光白晃晃地从一碧如洗的天空倾泻而下，东风吹拂着中国榆树的残叶，发出沙沙的声音。秋天正在对其他季节给堪萨斯州带来的麻烦作出补偿：冬天，从科罗拉多刮来的寒风肆意肆虐，深达臀部的大雪导致绵羊死亡；春天，满地泥浆，怪雾弥漫；夏天，当乌鸦都开始寻找哪怕很小的一点阴凉的时候，无数黄褐色的麦秆直直地挺立着，像着火了一样。过了九月，另一种天气到来了，深秋初冬季节，风和日丽的宜人气候偶尔会持续到圣诞节。当克拉特先生面对着现在这个季节最好的天气陷入沉思中的时候，一只身上带着柯利狗血统的杂种狗跑到他跟前，和他一起向着畜栏走去。靠近房屋有三个谷仓，这个畜栏和其中

① 赫伯：赫伯特·威廉·克拉特的简称。

一个谷仓紧挨着。

谷仓的一间是用瓦楞铁预制件构成的半圆拱形活动房屋，内中堆满了粮食——西部地区出产的高粱；另一间谷仓堆满了黑色的像尖顶小山似的黄穗芦粟，价值十万美元，这可是一笔巨款。单单这个数字就几乎相当于克拉特先生 1934 年全部贷款收入的四十倍，甚至还要多。那一年，他和邦妮·福克斯结婚，夫妻俩从故乡堪萨斯州的罗泽尔搬到了加登城。在那里，他当了芬尼县农业经纪人组织的一名助手。仅仅过了七个月，他就获得了提升，成了该机构的头头。

他 1935 年至 1939 年任职的几年时间，是该地区自从白人定居以来最无聊、最穷困潦倒的岁月。年轻的赫伯·克拉特富有头脑，正如他所干的，在最新的农业实践中以最新的方式全速前进。他名副其实地成为政府和那些心灰意懒的农牧场主之间的中间人。这些人正好可以利用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的乐观和有见地的指导。这个年轻人看起来精明能干，不过，他当时正在做的工作并不是他想做的。作为一个农场主的儿子，他从一开始就想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农场。抱着这一想法，四年后他辞掉了县农业经纪人的职务，用借来的钱，租了一块土地，建立了河谷农场。

芬尼县的几个保守主义者抱着看笑话的心态仔细观望，这些守旧的老家伙喜欢以这个年轻的县农业经纪人在大学里的那套观点为话题来奚落他：“赫伯，很不错呀。你总是知道在别人的土地上种什么是最好的。你告诉别人，在这块地上播种，在那块地上修梯田。但是，如果那块地是你自己的，你说的恐怕就有点不一样了吧。”他们错了。这个自命不凡者的试验成功了！部分原因是，开始的几年里，他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也有过一些挫折：小麦歉收了两次；一个冬天，在一次暴风雪里，丢失了好几百只羊。但十年之后，完全属于克拉特先生的土地超过了八百英亩，还有三千多英亩的土地是租来的，正如他的同事们所说的，那是“一片相当肥沃的土地”。小麦及高粱的种子、合格的牧草种子，这些都是农场繁荣的基础。牲畜，羊，特别是

牛，也同样重要。虽然畜栏内的牲口数量不太多，但是人们不会因此怀疑河谷农场的实力，因为还有几百头赫里福种的食用牛是属于克拉特的。畜栏有专门的用途，是给生病的牛、几头奶牛、南希的几只猫，以及一头被全家人视为最爱的又肥又老的驮马用的。这匹老马名字叫“宝贝”，它从不拒绝用自己宽阔的后背驮着三四个小孩慢慢行走。

克拉特先生此时正在用苹果核喂“宝贝”，向一个正在畜栏内用耙子耙碎草的男人道早安，这个男人名叫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是唯一住在河谷农场内的雇员。斯托克莱因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离主屋不到一百码远的一处房子内；除了他们，克拉特一家在方圆半英里之内就没有别的邻居了。斯托克莱因长着一张长脸，满口黄褐色的牙齿，他问道：“今天，您有什么特别的活要干吗？我女儿病了。我老婆和我昨晚忙了大半夜。我想带她去看医生。”克拉特先生深表同情，说尽管去吧，早上的活就不用干了，如果需要他或他太太帮忙，务必告诉他们。接着，狗在他前面跑着，他向南边那片淡黄色和褐色交织的麦田走去。收割后的麦茬呈现出闪闪发光的金黄色。

河流在他前进的方向延伸，河岸附近是一片果树林，种着桃子、梨、樱桃和苹果。在当地人的记忆里，五十年前，一个伐木工人不到十分钟就能把堪萨斯州西部的树砍个精光。即使在今天，这里普遍种植的也只有像仙人掌一样耐旱的棉白杨和中国榆树。然而，正如克拉特先生经常说的那样：“只要多下一些雨，这片土地就能变成天堂，变成人间的伊甸园。”沿河种上一小片能结果实的树是他奋斗的目标，不管下不下雨，一定要使这里成为一小片乐土，一座绿色的、飘着苹果香味的伊甸园。他幻想着出现这样的美景。他妻子曾说：“我丈夫对那些树对孩子还关心。”在霍尔科姆，每个人都记得一架失事的小飞机在果园中坠毁时，“赫伯十分恼火！天呀，飞机的螺旋桨还没停止旋转，他就把飞行员告上了法庭。”

克拉特先生穿过果园，沿着河边继续向前行走，河流在这里变窄了，点

缀着片片汀洲。在河流中间的这些柔软的沙地上，在以往的那些星期天里，每当天气炎热，邦妮自以为“身体还吃得消”的时候，就用车把盛着野餐的篮子运到这儿来，一家人在此垂钓，消磨一下午。克拉特先生很少碰见有人非法闯入他的领地；这里离公路有一英里半，只有几条偏僻的道路与之相连，这里不是陌生人偶然出现的地方。但此时，一伙陌生人突然出现了，特迪，这只狗，狂叫着向前冲过去，向这伙人发出挑战。但特迪的表现真是奇怪。虽然它是一个出色的岗哨，警惕性高，随时准备着实施惩罚，但它的英勇却有一个缺陷：只要一看到枪——就像现在一样，这群入侵者手里拿着枪——它的脑袋就立刻耷拉下来，尾巴也夹了起来。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人了解它的过去，只知道它是凯尼恩几年前收养的一条流浪狗。这五个拜访者原来是从俄克拉荷马州来这儿打野鸡的猎人。堪萨斯州的野鸡季节是十一月里一个著名的比赛项目，吸引着邻近几个州热爱打猎的人。上个星期，这些头戴花格呢帽子的人成群结队地在秋季的旷野里漫游。那些靠吃粮食吃得发胖的、呈现出紫铜色的大鸟，有的被枪声惊飞，有的饮弹而亡。按照习俗，猎人们如果不是应邀而来的客人，应该向土地的主人交一笔费用，以获许在人家的土地上追逐猎物。但是当这几个俄克拉荷马州的猎人主动提出要买狩猎权时，克拉特先生乐了。他说：“我还没穷到那个地步。去吧，不管打多少都带走吧。”然后，他碰了碰自己的帽檐，向家中走去，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并不知道这是他干的最后一天的工作了。

那个正在“小宝石”咖啡馆吃早餐的年轻人和克拉特先生一样，也从不喝咖啡。他宁愿喝一种用植物的根榨汁做成的饮料。三片阿司匹林、无醇冷饮、几根帕尔·摩尔牌香烟，这就是他的早餐。他一边喝着饮料、吸着烟，一边研究摊在他面前柜台上的一张从菲利浦 66 加油站拿的墨西哥地图。因为正在等一个朋友，他很难集中注意力。这个朋友迟到了。他向窗外看去，小镇街道寂静无声，直到昨天之前，他从未见过这样的街道。仍旧没有迪克

的影子，不过他肯定会来的。毕竟，会面是迪克的主意，是他制订的计划。地点确定了，是墨西哥。地图已被揉得破破烂烂，因为翻动得太多，地图已经软得像一张羚羊皮。在他暂住的旅馆房间的角落里，像这样的地图还有几百张：美国所有州的地图、加拿大每一个省的地图以及每一个南美洲国家的地图，全都是破旧的，因为这个年轻人经常幻想旅行。他实际去过的地方还真不少：阿拉斯加、夏威夷、日本和香港。现在，由于收到一封信，一个请他去实现一项计划的邀请，他带着自己的全部财产来到了这里。一只硬纸板做成的手提箱，一把吉他，两只重得要命的装满了书籍、地图、歌本、诗集和旧信的大箱子。（看到这些箱子，迪克的脸色都变了。“上帝啊，佩里，你带着这些破烂儿到处走？”佩里说道：“什么破烂儿！其中一本书花了我三十块钱呢。”）此时，他正在堪萨斯州的小奥莱西。有件事，你想想可笑不可笑：仅仅四个月前，他先是向州假释委员会发誓，然后又向自己发誓，有生之年决不再次踏足堪萨斯州，没想到如今又回来了。不错，时间没隔多久。

用墨水圈起来的名称布满了地图。科苏美尔是墨西哥尤卡坦半岛海岸线以外的一座岛屿，他曾在一本男性杂志上读到过，在那座岛上，你可以“脱掉衣服，轻松地咧嘴笑，像王侯一样生活，每个月只花五十美元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所有女人”！他还在同一篇文章里读到了另外一些令人想入非非的句子，“科苏美尔是一个没有社会、经济和政治压力的世外桃源，政府在岛上没有一兵一卒”，而且“每年都有成群的鸚鵡从大陆飞过来在岛上产卵”。亚卡布鲁哥意味着可以到深海打鱼，可以到赌场赌博，可以得到饥渴的富有女人。马雷德山脉^①意味着黄金，意味着《马雷德山的宝藏》，这部电影他看过八遍。（这是鲍嘉主演的最好的电影，这个老家伙扮演的那个淘金者令佩里想起了他的父亲，两个人都一样了不起。没错，他告诉迪克的话都是真的：

① 马雷德山脉：环绕墨西哥高原的三条山脉的总称。

他的确知道淘金的内幕，是他父亲一手传授给他的，他父亲是个职业的淘金者。那么为什么他们俩不买两匹驮马，到马雷德山去碰碰运气呢？但是，迪克，这个讲究实际的迪克说：“算了吧，亲爱的。我看过那部电影。因为热病、吸血虫以及周围恶劣的环境，电影里的人最后都同归于尽了。还记得吗，当他们得到金子的时候，一阵大风吹过来，把金子刮得无影无踪？”）佩里合上了地图。他付过饮料钱后，站了起来。坐着时，他看起来好像比普通身材高，有着举重运动员那样的肩膀、手臂、蜷缩的躯干，显得强壮有力。事实上，举重正是他的业余爱好。但是他身上的某些部位和其他的部分并不搭配。那双包裹在带钢扣的黑色短统靴里的小脚，可以十分合适地穿上女士们精致的跳舞鞋。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身高不会比一个十二岁大的孩子高，两条摇摇晃晃的短腿似乎不足以支撑一个成年人的身躯，看上去奇形怪状的，不像一个身材出众的卡车司机，倒像个退休的赛马骑手，已过盛年，肌肉僵硬。

佩里站在杂货店的外面，全身笼罩在阳光之中。还有一刻钟就到九点了，迪克晚了半个小时。不过，如果迪克在家的时候没有反复强调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的每一分钟都很重要，那么佩里是不会注意到时间的。对他而言，时间几乎没什么重要的，他有许多办法消磨时间，盯住镜子看，就是其中之一。迪克曾说：“每次你一看镜子就变得恍惚起来。好像正在欣赏一件华丽的艺术品。天啊，你就不感到厌烦吗？”佩里不但不感到厌烦，反而被自己的脸深深地迷住了。每一个角度都会产生不同的印象。这是一张变化莫测的脸，照镜子的实验已经教会他唤起各种变化，怎样一会儿看起来凶神恶煞，一会儿看起来天真顽皮，一会儿又充满热情；脑袋这么一斜，嘴唇这么一抿，一个堕落的流浪汉就变得温文尔雅、风流倜傥。他的母亲是纯种的切诺基人^①；他的外貌完全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碘酒般的肤色、黑而湿润的眼睛，黑色的头发保养得油光锃亮，浓密得好像和连鬓胡子连成一片，还

^① 切诺基人：北美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